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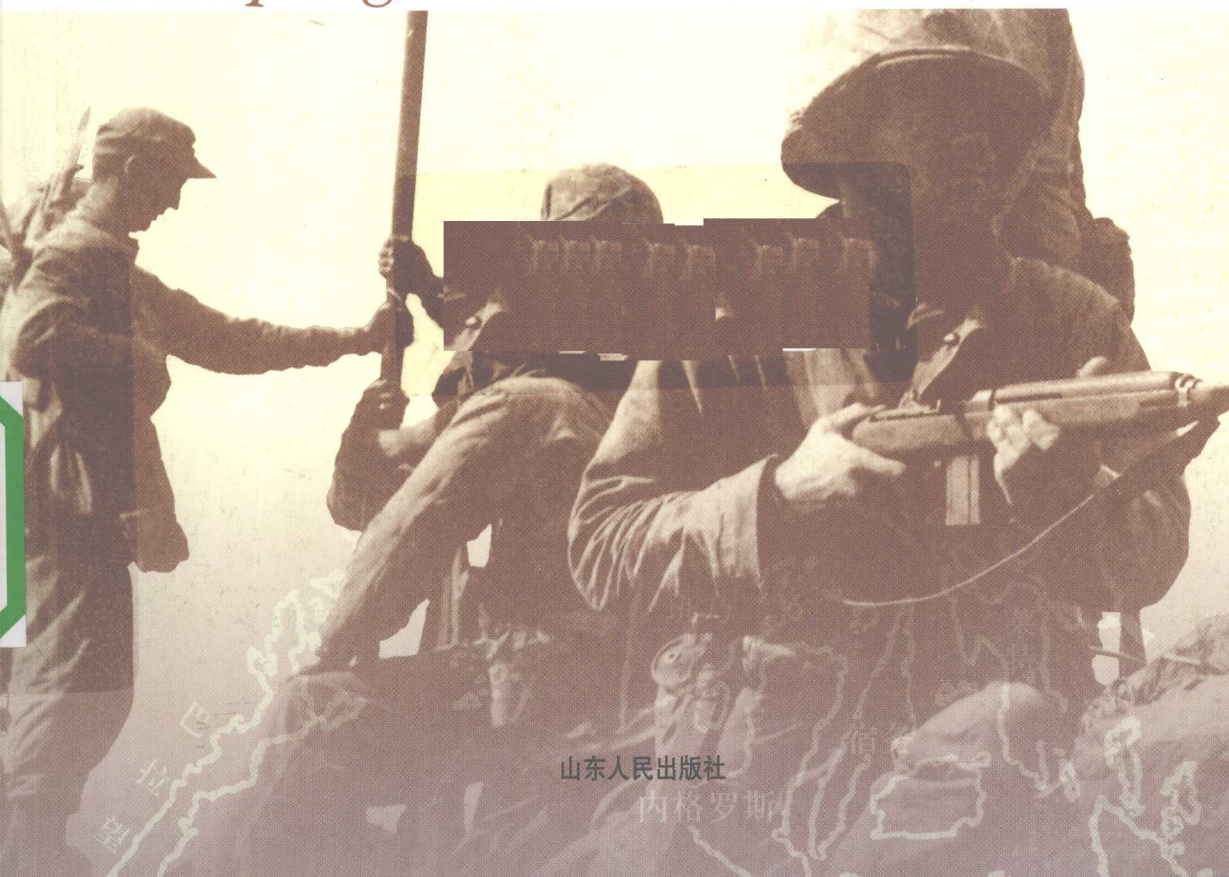
燃烧的岛群

(上)

宋宜昌 著

*Firing
Archipelagoes*

宋宜昌二战军史小说系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内格罗斯

宋宜昌二战军史小说系列

燃烧的岛群 (上)

*Firing
Archipelagoes*

宋宜昌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三十年后更璀璨

——写在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结集出版之前

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、80 年代初以来，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——《燃烧的岛群》、《沙漠之狐隆美尔》、《北方的孤独女王》和《北极光下的幽灵》横空出世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世界天翻地覆，中国天翻地覆，文坛天翻地覆，军事高科技发展天翻地覆，无数往事早已烟消云散，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却更加璀璨夺目。

有句网络语言叫英雄所见略同，狗熊所见也略同，那也可以是对思维视角的解读。站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今天，回眸世界军事变革的道路，面对吵得沸沸扬扬的航空母舰发展，看看现在美国卫星对地球 0.1 米分辨率的水平，品味作者讲述故事所表达的理念，宜昌兄的这几部作品早已超越了小说的概念，完全可以算做对中国当代新军事变革的启蒙。从写科幻小说，到写历史题材小说，到军事专家，中国的“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模式”，造就了一代特殊人才的成长道路。宜昌兄是成功者中杰出的代表。这种特殊的成长经验与作者的灵性睿智碰撞，也必然形成别具一格的表达风格，诗的激情与哲人的深刻完美地结合，构成了他的作品历久弥新的特质。

历史是丈量智慧的尺子，除此再无他物。能让一部作品、一种思想、一种理念三十年不落后，只有历史老人才能办到。我读过宜昌兄的科幻小说《祸匣打开之后》，描写 23 世纪地震触发了南极大陆冰盖下的外星人飞船，地球人与外星人进行殊死搏斗，终于击败了从冰盖下钻出的异种。对比美国人 2009 年拍摄的电影《2012》，看看 21 世纪以来的全球自然灾害，作者对大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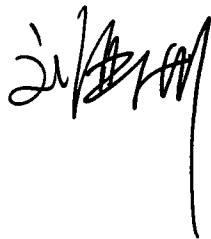
然和人类社会的穿透力又何止三十年？能够持久给人以多种启示，正是作者作品智慧和生命力之所在。

经得起考验的不只是作品，还有人品。能经得起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检验的，非有强烈的使命感不行，非有浓郁的忧患意识不行，非有宽广的全球和历史视野不行。当这些都具有了，没有纯正的人格品质也还是不行。透视宜昌兄的所有作品和人生经历，这些特质无处不在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就到西北农村劳动。一天劳累之余，别人休息，他学习。英语、俄语、日语就是那样掌握的。有人说他喜欢泰戈尔的一句诗：“暮色已经重了，村子还没到。快一点走，再快一点走。”这是必然的。没有这样危机感的人根本就承载不起服务国家和民族的重任。我去过宜昌兄的“蜗居”，清贫如是，家徒四壁。除了书还是书。被褥之破旧不堪，令人瞠目。你绝对想象不出这是一个高级干部，不，一个国家级领导人孩子的居室。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宜昌兄独守着这份清贫，太难能可贵了。

宜昌兄虽不是军人，我却要给他崇高的军人的礼遇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，更因为他的国家意识和军人情怀。他曾经这样诠释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海洋和海军：世界有三种文明，即蒙古游牧民族的“绿色文明”，中国农业耕作的“黄色文明”，以及现在霸道的美英海洋贸易和探险之类的“蓝色文明”。我们必须走向蓝色世界才有希望。因此要了解海权和海战，这是我做这件事的驱动力。当一个人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，他就不能不受人敬重。2002年我出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，一到任就把宜昌兄写的关于印度的书印刷成册，发给部队。最近我国西部地区的形势发展，一再印证了宜昌兄的预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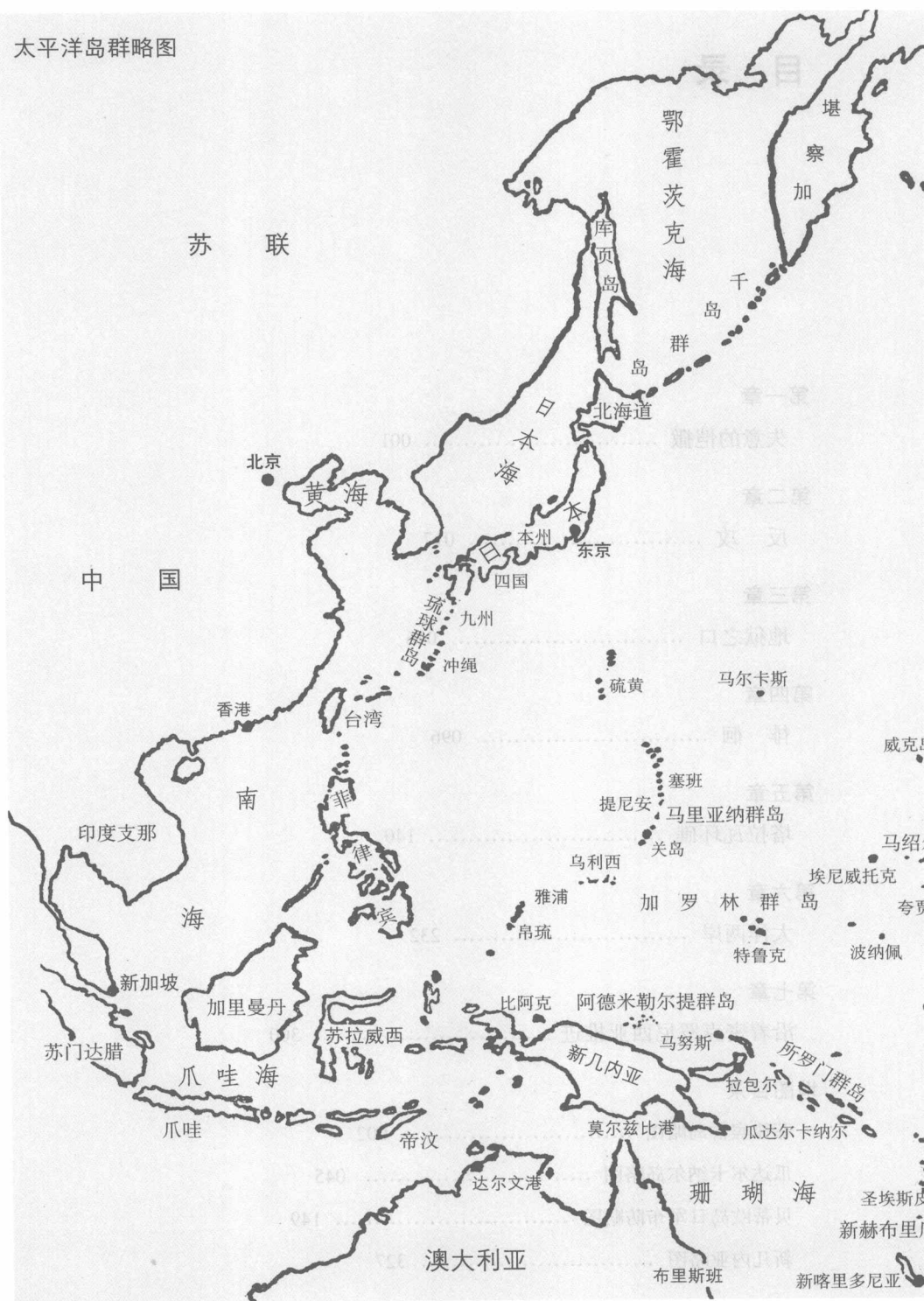
是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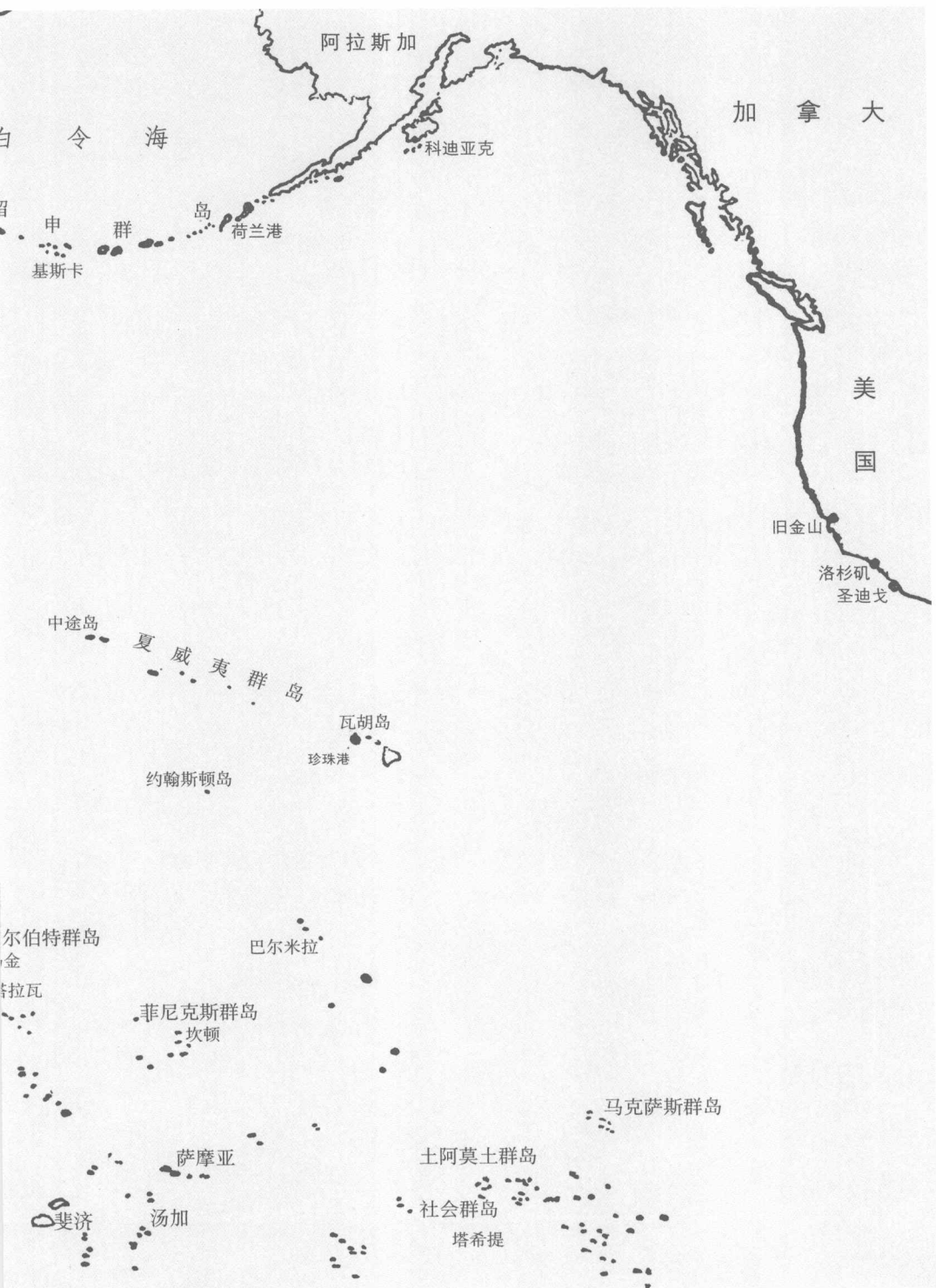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



2010年3月20日

太平洋岛群略图





目 录

第一章

 失意的恺撒 001

第二章

 反 攻 017

第三章

 地狱之口 046

第四章

 徘 徊 096

第五章

 塔拉瓦环礁 140

第六章

 大洋两岸 232

第七章

 沿着密克罗尼西亚推进 300

地图目录

 菲律宾群岛略图 002

 瓜达尔卡纳尔岛略图 045

 贝蒂欧岛日军布防略图 149

 新几内亚略图 327

第一章 失意的恺撒

1

菲律宾，马尼拉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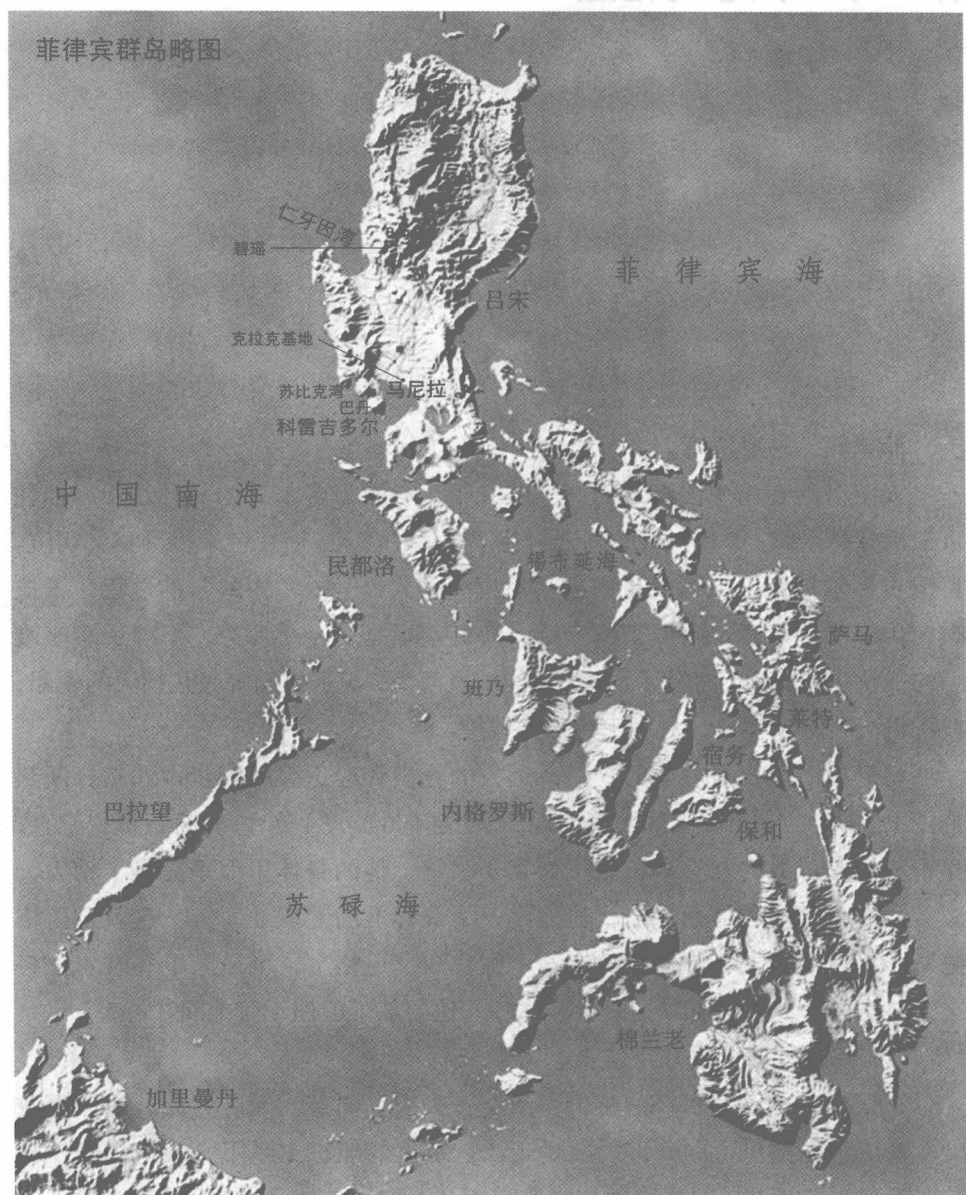
太阳沉落在南中国海下面好一阵儿了，科雷吉多尔岛的马林达山峰挡住了最后几抹余晖。大片大片的乌云封住了黄昏的天空，使夜色来得又早又阴沉。科雷吉多尔岛像一只蝌蚪，横在马尼拉湾的入口处。“蝌蚪”的尾巴，正掩映在山峰的阴影里，叫做奎南安岬。海岬南岸是一个小海湾，海湾中有座唯一的栈桥。这就算个海港了。战火已经波及海港，浅水处躺着底儿朝天的轮船，栈桥也大半遭到焚毁，只剩下焦黑的残桩。

马尼拉湾之夜是静谧的，只有远方的枪声和巡逻兵的脚步声偶然打断热带昆虫的鸣叫。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了。他足有6英尺4英寸高，身板挺得笔直，穿着军便服。他的五官端正威严而富于表情。他的身体里似乎充满了精力，演员和军官的动作兼而有之，显然是一个最标准的老职业军人。这就是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上将。他虽然有一个昵称叫“道格”，可是除了马歇尔上将这么叫他之外，谁也不敢当面这样称呼。他的部下习惯于管他叫“将军”。

“将军”此时此刻非常懊丧。

他强抑着自己潮水般的感情：沮丧、失望、痛苦、无能为力。他尽量做出冷峻淡漠的样子，向残破的栈桥走去。那里的船桩上系了一艘鱼雷艇，日本人管它叫“绿龙”，麦克阿瑟将乘它离开菲律宾。他已经成了败军之将。

6年前，他和罗斯福总统闹崩了，辞去了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职务，应菲律宾总统奎松之邀，来到了他的“第二故乡”。美西战争时代，他父亲亚瑟·麦



克阿瑟准将曾在马尼拉作战。因此，他对菲律宾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他负责训练和指挥菲律宾军队。在这个东南亚前哨海岛群上，他深深感到日本人军事压力的沉重。

他运气很坏，还没着手部署防务，日本人就先动了手。马尼拉时间 1941 年 12 月 8 日，日本海军偷袭了珍珠港。8 个半小时后，从中国台湾起飞的日本飞机轰炸了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。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，包括 18 架 B-17 型重轰炸机在内的半数美菲空军毁于一旦。没有空军，他无法防守吕宋。两天后，两支日军部队从北吕宋的阿帕里和维甘镇登陆。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，穿越密林和溪流，向南方进逼。12 月 20 日，本间雅晴中将军的日军第十四军又在吕宋西海岸的仁牙因湾登陆，沿着中吕宋平原和岛上唯一的窄轨铁路，杀过克拉克基地、安赫莱斯市、圣费迪南多，直扑马尼拉。麦克阿瑟匆匆宣布马尼拉为“不设防的城市”，率军退守巴丹半岛，最后死守巴丹半岛南端的科雷吉多尔岛。退到这儿，已经是无路可退了。

送行的人渐渐聚齐。人们都知道，“将军”奉罗斯福之命，将前往澳大利亚，组织全面抗战。他在墨尔本比在这里更重要。然而，开战以来，经过 94 个紧张、疲劳的日日夜夜，有“将军”在，有他那声势虎虎、信心坚定的音容笑貌在，巴丹的官兵就相信防线固若金汤，相信日本兵并不可怕。如今，他要走了，大家感到形单影孤，像一群被遗弃的孤儿。

麦克阿瑟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话别。他的感情是热烈的，连军人们也掉了泪。他的妻子简·费尔克劳斯·麦克阿瑟夫人跟在他后面，也同送行的人们告别。经过那么激烈的轰炸、战斗、行军和战壕生活，简依旧是那么窈窕轻盈、楚楚动人。她身上只穿一件衬衫和一件外套，手中提着一个提包。简身后是勤勉、仔细的中国保姆阿周。阿周拉着小阿瑟——麦克阿瑟和简的儿子，道格唯一的宠子，全家的帝王。小阿瑟穿了一件蓝色的水手夹克，手里拿着一只 6 英寸长的玩旧了的玩具汽车。

一个中等身材的海军军官从鱼雷艇舱中钻出来，用棉纱揩净双手，顺着跳板登上栈桥。他数了数麦克阿瑟一行的人数，又估量了一下他们的行李，嘴里咕嘟了一声。

他来到“将军”面前，行了一个军礼：

“乔尼·巴尔克利上尉向您报到。我是第三鱼雷艇中队长。本中队共有

四艘鱼雷艇。其中 PT-32 号、PT-34 号、PT-35 号在马尼拉湾外巡逻。本艇 PT-41 号是旗舰，标准排水量 35 吨，航速 40 节^[1]，引擎已经超过了大修期，实际只有 23 节。乘员 12 人。”

他再次打量着乘客们的行李，终于又开了口：“将军，本艇最多只能搭载 10 人，每人只能带一个手提袋，不能超过 35 磅，否则航行很危险。”

麦克阿瑟往前走了一步，拍拍海军上尉的肩膀：“巴尔克，你瞧，我只有四个人，三只手提包，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拿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：“连刮脸刀片都要借你的了。他们都是送行的。他们不走，他们还要在巴丹作战，在科雷吉多尔作战。”

一名水兵张罗着，把简、阿周和 4 岁的小阿瑟一一扶到舱里坐好。鱼雷艇的引擎低吼了几声，越来越响，终于运转正常了。引擎的声音在沉静的海湾中格外响，仿佛一匹烈马在向将军狂嘶：快走！

麦克阿瑟似乎还舍不得走。他来到最后一个送行者面前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“将军”的眼泪流下来。月亮偶然钻出阴云，清冷的月光映出他的泪花，但他没有擦。那人是乔纳森·文莱特少将。

文莱特将军没有穿军装，只穿了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骑兵皮衣。他如此高大、消瘦，仿佛一张皮蒙在一副庞大的骨架上。麦克阿瑟觉出来气氛过于凄凉，强颜一笑。那勉强的笑容就这么呆板地挂在脸上。

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，递给文莱特。木盒中是奎松总统送给他的雪茄烟和他自己的两管剃须膏。文莱特接了过去。麦克阿瑟想起一个月前，奎松总统搭美国潜艇离开菲律宾的时候，也曾经这样送给他一个有自己印章的戒指。奎松亲自把它套在麦克阿瑟的手指上：“当您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我会让人们知道，您是为我的国家而战死的。”

栈桥离别的悲剧色彩太浓了。“将军”不理睬启动了的鱼雷艇，拉着文莱特离开码头。离码头不远的山坡上密覆着热带雨林，风吹不透那些被藤蔓缠住的桉树、榕树和桃花心木。雨林边上有一家灰色的农舍。夜静极了。走的人和留的人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。日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菲律宾群岛，并且封锁了马尼拉湾。麦克阿瑟和文莱特的生命都系在一根游移的蛛丝上，

[1] 节：指船舶航速，每小时一海里（1852 米）。

死神就在他们身边。

麦克阿瑟再次握住文莱特的手，他俩相处多年，十分投契。

“如果你同意，我走之后，我的全部军队归你指挥。你会成为一颗新星的。”“将军”把军权交给他的部下、北吕宋部队司令官文莱特，这实在不是一桩美差。日军的残忍早为人所共知，留在科雷吉多尔的下场肯定不会美妙。然而，文莱特却点点头。麦克阿瑟继续说：“乔纳森，你了解我。我一到澳洲，立刻会不断地上诉罗斯福总统，陈言巴丹的逆境。在我尽一切力量唤起美国舆论期间，我恳请你尽一切努力在此地坚守下去。”

文莱特停住脚步：“那是当然的。”

“如果我能从澳洲反攻，”麦克阿瑟仿佛不是身陷孤岛重围，而是站在纽约的时报广场上发表演说，“我立刻就会回来。我要用我的全部心智、权力和影响来干这件事。这也是我唯一的事。那时候，你应该还在。”

文莱特将军毫无表情地回答：“只要我们的军队还活着。”他突然扬起眉毛，轻声问：“将军，您将反攻吗？”

麦克阿瑟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而且要回到巴丹！”

他说完，热烈地拥抱了文莱特：“再见吧，乔纳森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如果你还在巴丹，我会授予你中将军衔。”

“只要我活着，我会在巴丹的。”文莱特机智的话并没有给他俩带来幽默感。他们本来都想回避那个悲剧性的结果，绕来绕去，还是碰上了。他们沉默着，又返回栈桥。

麦克阿瑟终于登上了鱼雷艇，站在甲板上，抓住铁栏杆。缆绳解开了，摩托鱼雷艇怒吼着，扬起很高的尾浪，画了一个很大的弧线，朝马尼拉湾外驰去。东风强劲，海浪滔滔，小艇颠簸得厉害，浪头打进舱口，把里面的人淋得湿漉漉的。“将军”全身都湿透了，但他连动也不动。

麦克阿瑟不顾狂烈的海风，久久地注视着科雷吉多尔的山岩。在那个长三英里、最宽处一英里半的小岛上，留下了文莱特和数万官兵。在深邃的马林达隧道里，还存有成千吨军用物资。修筑了多年的“军舰岛”还能坚守住。然而，他还能重返巴丹吗？

日军的入侵狂潮正在高涨。美国刚投入战争，物资、精神上都缺乏准备，人人追求物欲，国家醉生梦死，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。仅有

的一点军火和兵员，又根据罗斯福“先欧后亚”的战略方针，都运到英国去了。他拿什么打回菲律宾？他是一个失败的将军，一个62岁的老人。重返巴丹，只是一个遥远的、玫瑰色的梦幻。

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恺撒，一个失意的奥古斯都，一个前往厄尔巴岛的拿破仑。往事俱成烟尘，统帅百万雄兵的麦克阿瑟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麦克阿瑟。现在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，妻子、儿子，身家性命全在日本舰队虎口之中，能否出逃，尚是未定之数。

“将军”的脸像纸一样苍白。他牙关紧咬，嘴角在抽动，奔放的感情终于冲决了理智的闸门，在他周身激扬。麦克阿瑟举起他嵌着金穗的将军帽，朝在暗夜中消失的科雷吉多尔岛方向，用力挥舞着。

2

PT-41号鱼雷艇驶出马尼拉湾以后，同第三中队的其余三艘鱼雷艇完成了编队。然后，巴尔克利率领着这支小舰队向西航行，进入中国南海。漆黑的夜、浓重的雾，掩护了巴尔克利的小舰队。对逃亡者来说，天越黑越好。然而海浪就不那么客气了，15英尺到20英尺高的巨浪冲击着鱼雷艇，巴尔克利的“绿龙”像软木塞一样在波峰浪谷间颠簸。鱼雷艇实在不是远洋航行的船舶。简、阿周和小阿瑟全晕船，呕吐不止，十分痛苦。只有麦克阿瑟还立在甲板上，任凭风吹浪打，一动不动，好像一具无生命的锡兵。

他究竟什么地方错了呢？前陆军参谋长在深刻地反省。难道没有作好准备吗？他利用了6年里的每一天，组织、训练了20万菲律宾联邦军队，采购了飞机、野炮、枪支和鱼雷艇。他作了大量的努力，修筑工事，防御海滩，计划破坏每一处道路和桥梁——在吕宋，悬崖山涧之间的桥梁历来被视为生命线。然而，这一切措施在日本人的致命一击之下，竟会像纸糊的大厦一样轰然坍塌。

巴尔克利上尉没说错，PT-41号的引擎已经超过了大修期。正需要它振翼奋飞的时候，它却吭哧了几声，停转了。PT艇有三台莱特型汽油发动机，巴尔克利早已经作了准备。轮机兵打开防爆灯，忙活了一阵子，机器终于又响了，一行人重新上路。

也许，他什么都错了。他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。他虽然并不把美国报纸上对日本兵的蔑视当真，什么“黄军衣肥大，裤筒宽松，罗圈腿短得可笑，士兵好像被又脏又皱的牛皮纸包裹着，军官挎着和身高极不相称的战刀，仿佛一具玩偶”等等。他是军人，知道日本关东军早在1931年就投入了战斗；1937年，几乎所有的日本陆军都在中国战场上获得了实战经验。但他还是低估了敌人。相反，却高估了自己。实际上，他的菲律宾军队装备太差，没有足够的野炮，没有足够的弹药，没有值得一提的空军，只有象征性的海军。他的士兵都是临时雇来的亚洲人，面黄肌瘦，萎靡不振，有空就打盹，有钱就吸鸦片，枪响就作鸟兽散。对他们来讲，认为被日本人占领和被美国人殖民是一样的，就像美国人殖民同西班牙统治一个样，他们才不为远道而来的白人卖命呢。而这些到海外服役的白人又会为谁效死呢？

为什么中国战场能把日本人牵制那么久，使日军陷得那么深，日军统帅部会如此深感失望，而要向南洋的美国人、法国人、英国人和荷兰人开刀呢？他颇为困惑。

他远离美国本土一万英里，就是那片自己的土地，也远不是那么友好，那么可靠。罗斯福不信任他，是他的克星。没有那个小儿麻痹患者，他说不定会入主白宫。“恺撒笑，庞培哭。”现在罗斯福笑，轮到他麦克阿瑟哭了。罗斯福一定会放弃太平洋战场，反攻遥遥无期，他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句戏言……

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，看到鱼雷艇前甲板上有两堆黑糊糊的东西，占了很大地方。他沿着甲板往前移动，问一个值勤的观测兵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伪装的大炮，3英寸和8英寸的大炮，”水兵用手指敲敲那些空洞的胶合板，“夜间从远处看，日本人会以为我们是一艘轻巡洋舰。”

麦克阿瑟认为，它们除了给舵手挡挡海浪外，并没什么大用。但他不吭声，海军有海军的传统和规矩，他作为乘客，最好还是别过问。

日本人似乎没想到麦克阿瑟会只身出逃，他们比美国人还相信麦克阿瑟“誓与巴丹共存亡”的豪言壮语。美国的报纸和广播，这些天连篇累牍地宣传“将军”的话：“我决心战至巴丹被毁灭为止，对科雷吉多尔我亦持同样见解。”“妻子和我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撤退，我们喝同一杯水，同生死，共患难。”日本海军的防御稀松，一夜平安无事，巴丹已经落到相当远的地方了。然而，由

于天黑浪大和引擎故障，巴尔克利的小舰队比预定计划落后了两个小时。他们实际上已无法在塔加延岛过夜了。

突然，PT-32 号鱼雷艇发出微弱的灯光信号：“发现敌人驱逐舰。”为了掩护麦克阿瑟逃出敌人封锁圈，PT-32 号艇艇长舒马切爾中尉决定挺身迎敌。他下令把堆在鱼雷发射管前的汽油箱掀到海里。采取这个措施要冒很大的风险，没有这些汽油，PT-32 号就开不到航程终点的棉兰老岛，最终会被日本人俘获，但舒马切爾毫不犹豫地作出了牺牲。

舒马切爾的鱼雷艇直驱向前攻击敌舰，其他艇继续前进。结果，原来舒马切爾中尉看到的亮光是一群鱼的磷光，一场虚惊。在 1942 年 3 月 13 日夜晩和 14 日黎明之间，第三鱼雷艇中队的官兵似乎人人都得了精神病。

天终于亮了，海雾被风吹散，露出了蓝天。这天是星期四。艇队在一个小岛岸边停下来，在一条小河边里抛了锚。借助树荫实行隐蔽。PT-34 号艇在夜海上迷了路，落在艇队后面很远。但是当它赶到的时候，艇长肯利中尉非但没有受到指责，反而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。原来，其他艇上的汽油消耗远远超出预计，只有肯利艇上的备用汽油一滴未用。

白天无法赶路，如果被日机发现，大家都在劫难逃。小岛的海岸上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，开着美丽的野花，景色迷人。但巴尔克利上尉却不许任何人上岸，连又打又闹的小阿瑟也不例外。他对这孩子另有妙招。原来，PT-41 号艇的厨师养了一只小猴子，他把它牵出来给小阿瑟玩。孩子立刻被迷住了。他问巴尔克利上尉猴子叫什么名字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东条大将。”

太阳在黄道上爬得很慢。军官们在狭窄闷热的船舱中烦躁不堪。麦克阿瑟无法在甲板上习惯地踱步，坐在信号兵的坐椅上一言不发。巴尔克利告诉他，艇队的时间表已经拖后了两个小时，他们无法按时赶到塔加延岛了。乘在另一艘鱼雷艇上的海军上将罗克韦尔，专门告诫“将军”，由于没法指望美国潜艇接回他们，不能按时赶到塔加延岛，就会推迟一天到达棉兰老岛。战况瞬息万变，日本飞机随时可能炸毁棉兰老岛上卡加延市的德蒙特机场。等待他们的 B-17 轰炸机只好在星期五日出之前起飞，把“将军”他们丢下，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。“东京玫瑰”，可憎的爱芭·户栗·拉基诺夫人一直在嚷嚷：“让我猜猜怎么处置麦克阿瑟将军，大概会把他关在铁笼子里，拉到王宫前广场上斩首示众吧。”

麦克阿瑟面临着抉择：是不是应该在白天赶路，抢点到达塔加延岛，然后在夜间准时赶到棉兰老。本来，这是海军的事情，然而全艇队所有的人都为了他能逃出菲律宾而不惜牺牲一切，所以决定要他来作。对于一个职业军人，冒险本为寻常之事。关键是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什么场合，值不值。

如果他们大白天在民都洛海峡航行三小时，无论敌机敌舰，一旦发现这支艇队，就意味着全军覆没。“将军”显得很犹豫，倒不是他怕死。四分之一世纪以前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尔奴突出地带战役中，就领教过死亡的滋味了。他获得了成堆的银星奖章、特殊十字章、法国武勋十字章，都是从枪林弹雨的恶战甚至短兵相接的肉搏中挣来的。问题在于，他对海上的战斗，像对空战一样，一窍不通。他冷静地想了想，想找出帮他渡过千难万险的直觉来。他也有点怀疑自己引以为荣的军人的直觉了。吕宋战败，巴丹战败，直觉似乎也靠不住了。

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，再迟机会就丧失了，他终于开了口：“好吧，咱们走。”

PT-32号艇由于轻率地丢掉了汽油，无法开到棉兰老岛，只好干脆丢弃；PT-35号艇在夜间走失，等到出发还不见影子，也只好算它失踪，顾不上找了。所有的人都移到PT-34号和PT-41号艇上，本来就拥挤不堪的核桃壳更挤得难以忍受。然而这是战争，再怎么挤，总比日本人的战俘营强。

开航不久，信号兵就发现了一艘日舰，从外形看像是敌人的巡洋舰。这回可是遇到真家伙了！上帝！白天用鱼雷艇同巡洋舰作战，不单打不赢，连逃也逃不掉的。PT-41号用目前的燃料，只能开18节航速才能勉强到达棉兰老。而根据最新的《简氏战舰年鉴》，日军的这一级巡洋舰可以开到35节。

人人胆战心惊，手足无措。“将军”倚在舱壁上，脸上毫无表情。作为一个军人，选择了这门职业，他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对于可能的危险和前景，麦克阿瑟比谁都清楚。在日本巡洋舰的炮口下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军士兵。

日本巡洋舰没想到白天在远离吕宋岛的水域中会有美国鱼雷艇，更没想到一个美国四星上将乘这种蹩脚的小船，它把鱼雷艇误认为自己人，打个招呼就过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巴尔克利上尉又遇到一艘日本驱逐舰，大家都作了豁出去的准备，没想到日本舰长再一次放过了他们。如果他的上司知道谁在这艘艇上，

他会立刻被送上军事法庭的。

黄昏时分，一行人终于抵达内格罗斯岛。内格罗斯岛已经被日军占领。他们控制了该岛南岸的炮台，巨型海岸炮威胁着航线。如果绕远路，汽油又会不足。有了前两次的经验，大家决定往前硬闯，果然又成功了。上帝一定是美国人。狂妄的日本人，根本不把一艘小艇放在眼里。

夜里，鱼雷艇黑灯瞎火地摸索着航行，航向正东。麦克阿瑟靠在垫子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双唇紧闭，咬紧牙关。简的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表现出美国妇女特有的勇武气概。一个半世纪以前，她们随着自己的丈夫，坐在大篷车里前往西部的新边疆。一路上野兽和强人出没，饥饿和疫病流行，牛车颠簸，旅途遥遥，她们不也怀着这种气概吗！一位水兵向同行窃窃私语，他指着夫人：“看她的样子，似乎连头发也不曾动一动。”

3月15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巴尔克利上尉的鱼雷艇到达了棉兰老岛。PT-34号艇上的信号兵透过海雾，在右舷发现了卡加延港时隐时现的灯光。一直在前面领航的PT-34号艇，会意地把PT-41号艇让到前头进港。35小时、560英里的海上航程，不啻是踩着一根钢丝横越亚利桑那大峡谷。

PT-41号鱼雷艇鸣号驶入卡加延港。码头上，迎着海风站立着一位上校，他叫威廉·莫尔斯，已经在这里整整等了麦克阿瑟一夜了。他身边的一名士兵拄着枪在打盹。危险成为往事，海上航程成为值得纪念的回忆。麦克阿瑟站在鱼雷艇艏，他一度消失的灵感又复活了。一踏上陆地，他就有了信心。他没有被日本人捉住。上帝保佑他活着，他摆好了记者和观众们熟悉的特有姿势。从有声电影时代起，他就想当一名客串的演员。他高扬起一只手臂，莫尔斯对旁边一名军官说：“‘将军’的样子，就像当年乔治·华盛顿越过德拉瓦尔河。”

简站在麦克阿瑟身后，她得意非凡。跟着道格，她也爬上了生命的顶点。继三位女人在麦克阿瑟身上失败之后，她终于赢得了“将军”。女人同男人在一起，有时会很懦弱，有时也会有股上帝给予的异乎寻常的勇气。她虽然蓬头垢面，手提包也在忙乱中掉到海里去了，但她丝毫也不害怕。她自我解嘲地说：“我真像个吉卜赛女郎。”

麦克阿瑟登岸之后，扶过简、阿周和小阿瑟。最后，他拥抱了鱼雷艇中队长：“巴尔克利上尉，我要给你的每一名官兵一枚银星奖章。你们把我从虎口中